



## 我远来是为的这一湖水

□艾华林

火红的凤凰花  
在水岸热烈地绽放  
像为我的到来  
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  
风轻轻地摇她的叶子  
水微微地荡她的波纹  
我远来看她，心里怯怯的  
她的眼眸发出耀眼的  
蓝色光芒，却充满诗意和  
柔情  
所以，我每次去南湖  
都要挤出心里的欲念  
才敢亲近她



乡间行吟者摄影  
春 摄影 | 林绍海

## 华夏诗会 星空

树枯了，死了，换了一棵假树（外一首）

□魏鹏展

拿着宝碟呆立  
原来的树枯了，死了  
换了一棵假树  
我徒手抹拭，尘土黏住指尖  
用水冲，十指染污  
烈日下，我想寻觅树荫  
风吹，黄尘滚滚  
飘在树上，黏在叶上  
似是而非的绿叶  
我无法找到真实的虫子  
太阳曝晒  
热风拂面，叶子褪色了

## 走过人群中的校园

马路的车急速驶过  
熙熙攘攘的人流中  
你注视大门后的梯级  
一步一梯级，一步一梯级  
越走越高  
梯级很斜，很陡  
大门的栅栏，你想窥视  
高墙上的校徽  
墙很冷，你不敢触摸  
树干很粗，很高  
枝叶绿油油的  
穿过围墙，穿过栅栏，  
但你  
仍然听到读书声  
大门的栅栏很粗，很高  
昂首，仰视，你在努力寻  
觅莘莘学子

## 在一个不完美的春天

□褚向平

延着佛号声声  
我深入山中  
山外红尘滚滚  
关于心事  
我这是不是避重就轻  
对于喧嚣繁华 如今  
我已无动于衷  
对于来世  
我异常清醒  
要首先看破曾经  
该过的桥一座不能少  
该结缘的梦都将尘埃落定  
在一个不完美的春天  
天空出来的天空会更空  
同时你会发现  
山寺之内  
一枚枚残缺桃红  
像极了  
一盏盏缀满慈悲音符的  
灯  
荒芜尽头 闪着无界光明

## 八方 杂谈 刘 诚 龙

## 帮凶必凶帮

故大学士焦芳有个传说，他去街头请人摸他骨相，麻衣相师傅给摸了摸，见其骨全是整骨，叹息一声：您啊，一身整骨头，一生叫花子。焦芳不恼，让再摸摸，大师再摸摸，大吃一惊，这回摸到其下巴：骨头王八，整骨下巴，不为阁老，便是皇家。

焦芳没当上皇家，阁老当上了。当上了阁老，骨子里却依然是叫花子。焦叫花子，不在步行街头讨米吃，却是裤裆下头讨水喝。明白来说，就是在刘瑾阉党之档里舔食。焦芳如何阴结刘瑾，其传无载。这里有个传说，可知其夤缘术。有李贤者，是焦芳河南老乡，时任大学士，焦芳以老乡名义串门，行为猥琐，如乡巴佬。得知李贤好色，常带婆娘去，三人书房小屋促膝，谈到入港，焦芳走，个小时后，知事情办完，再回书屋，带婆娘归（又阴遣其妻入侍）。焦芳因此步步高，高到比李贤高了，一脚踢了李贤，曰：此间唯重权，情谊不值钱。

夤缘权贵，可卖婆娘，便没什么不可出卖的了。焦芳巴结刘瑾，史上是有书的。刘瑾陷害忠良，动摇国本，正士气恼，刘健、谢谦、韩文等上了一疏，请诛刘瑾，韩文这些人，好里说，是规矩，坏里说，是迂腐，不会玩阴谋，只会弄阳谋，这般上书，也老老实实走程序，先报吏部，不会办事哪。焦芳其时任吏部尚书，拿到这书，好比袁世凯拿到康有为反书，连夜报荣禄。焦芳拿到韩文谏章，也连夜送刘瑾，“韩文将率九卿劾刘瑾，疏当首吏部，以告芳。芳阴泄其谋于瑾。”这下好了，一边得祸，一边得福：“瑾遂逐文及健、迁辈，而芳以本官兼文渊阁大学士，入阁辅政，累加少师、华盖殿大学士。”焦芳由此入了阉党，钻入刘瑾档下吃食。焦芳当帮凶与打手，尽职尽责，任劳任怨，全心全意，呕心呕血。刘大夏任兵部尚书，为政清廉，家贫如洗，不巴结刘瑾，更不行贿刘瑾，刘瑾衔恨。刘瑾之爱，便是焦芳之爱，刘瑾之恨，便是焦芳之恨。刘瑾某次透露阴暗内心，焦芳立即出手：“籍大夏家，可当边费十二。”家里一分

钱都没有，抄家如何抄国防费十之二呢？要不了他的钱，那就要他的命吧，“谨诬大夏激变，当死。”引舆论哗然，焦芳给刘瑾当帮凶，赶来圆场：“是送之归也。”七十多岁老头了，归哪去？归黄泉。

有几个翰林学士，讲气节，对身心不全者刘瑾，形色间不怎么尿他，刘瑾生恨而智短，不知如何修理这些臭知识分子。刘瑾不知，焦芳知，“而芳父子与检讨段昆辈，教瑾以扩充政事为名，乃尽出编修顾清等二十余人于部曹。”要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啊，把这些人赶出朝堂，让他们去偏远地方吃风吃土嘛。

上面说过，刘健、谢迁曾上过谏章，建议去刘瑾，刘瑾一直怀恨。焦芳知刘瑾心，努力在找刘、谢不是。皇帝有回动议干部，下面拟了名单，“有司应诏举怀材抱德之士，以余姚人周礼、徐子元、许龙，上虞人徐文彪四人名上。”咦，都是浙江人啊，搞小圈子啊。刘瑾搞的全是山头，全是圈子，这里有四人是同乡，刘瑾挥舞起棍子，“瑾以礼等皆迁乡人”，说要讲政治了。讲政治是假，讲镇压是真。刘瑾打探得知，这文件是刘健起草的，这下可抓把柄。起草文件也是把柄？什么把柄都不能抓，那就是什么都是把柄可抓，“而诏草出健，因下四人诏狱，欲并逮健、迁。”李东阳看不下去，朝堂力辩；刘瑾帮凶焦芳，凶狂以吠：“纵贯其罪，不当除名耶？”硬是把刘健与谢迁给双开了（乃黜健、迁为民）。

焦芳这厮，对南方人莫名刻骨仇恨，“芳深恶南人，每退一南人，辄喜。虽论古人，亦必诋南而誉北，尝作《南人不可为相图》进瑾。”刘瑾或地域歧视，也被焦某带出歧视眼来。焦芳做刘瑾帮凶，做得凶，做得恶，刘瑾很多恶事，不会做的，很多坏事，不敢做的，都是焦芳引导刘瑾做，教导刘瑾做，“（焦芳）居内阁数年，瑾浊乱海内，变置成法，荼毒缙绅，皆芳导之。”

有时不免让人感叹，主子不咬人，

狗子爱咬人。帮凶凶残起来，比主子更狠。太监魏忠贤，狗腿子特别多，也特别凶，有所谓五虎、五彪、十狗、十孩儿、四十孙，魏忠贤不好做的恶，帮凶全做，魏忠贤不好使的坏，帮凶全使。刘瑾养帮凶养得多，有次一次性提拔狗腿子1500多人，多是焦芳之辈。这些人如恶狼，如凶狗，横行衙门，鱼肉乡里。

刘瑾那么坏，正直善类，自要除害。刘瑾几次面临弹劾，如南京御史蒋钦，冒死上书，“陛下不杀此贼，当先杀臣，使臣得与龙逢、比干同游地下，臣诚不愿与此贼并死。”皇上也动情了，起心要诛刘瑾。焦芳知之，赶紧报刘瑾，共同谋划。连夜去皇帝那里哭吧，哭诉吧，“夜至武宗前，环跪而哭，以头触地”，感动昏皇帝。这些招数，都是焦芳教之，导之。

焦芳对刘瑾，貌似很尽心。帮凶极力凶帮，不是对主子有多忠，而是对自己有多恐。他为主子干了那么多坏事（刘瑾曾一次性下狱300多名官员入狱，曝晒死官员三人，都有焦芳等帮凶给帮着定罪），一旦主子被清算，这些帮凶没好下场。他们只能，按良知，他们知道是非曲直，知道善恶正邪，但坏事已干了，必须干到底了。史上诸多奸臣与帮凶，我们看见，十之九是，一坏到底。生命不止，心坏不息。

浪子回头金不换，浪子可以回头；帮凶回头不换新，帮凶若回头，金子赚不到了，位子得不到了，身子也或守不住了。他们不会回头，只能死心塌地保住主子位子，千方百计跟着主子吃食。《红楼梦》里云：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说的便是主子与帮凶，是一条蚂蚱之关系。曹雪芹高看帮凶了，好像他们会与主子同进退，共祸福，与荣辱，相甘苦。帮凶们没那么高尚，一荣指定想俱荣，一损不愿与俱损，主子若损，他们会想着办法给主子止损，止主子损就是止自己损。

故，贪官一窝一窝的，坏蛋一窝一窝的。



天下皆文章  
共飲江湖酒

